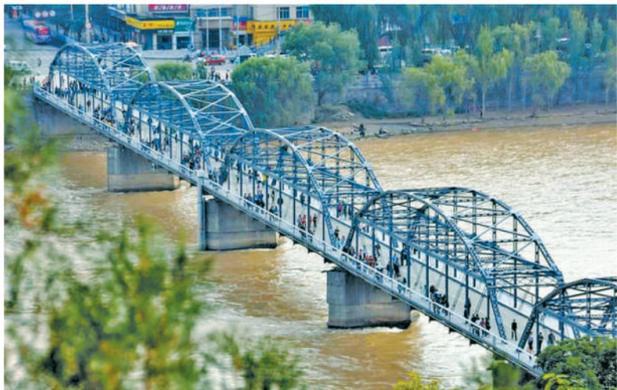


■非虚构作品展

一座桥，一百年

高山



兰州黄河铁桥

黄河，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发源，一路穿高山，越峡谷，纳百川千河，潺潺溪流终汇聚成万里江河，奔涌入海。它一路奔腾，孕育华夏儿女，留下千古佳话，也雕刻出无数神奇美景。这是大自然给予人间丰厚的恩赐。

兰州，便是黄河赐予人间的一颗璀璨明珠。它是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城市。几十公里水道，浇灌出兰州这座依山傍水的宝地，赋予这座城市独特的灵气与生机。兰州名胜古迹、旅游景点众多，最具吸引力的，当数黄河铁桥。

兰州黄河铁桥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最初的功能是便利运输与通行。近几十年黄河兰州段架起十余座大桥，车辆行人过往有了多种选择，加之桥龄已达设计使用年限，上世纪80年代，政府决定把黄河铁桥改为步行观光桥，禁止车辆通行。这一举措赋予了大桥新的使命，它不再只是通行工具，更多的是游览胜地。白塔山公路隧道开通后，桥北原先的马路辟为休闲区域，南北两岸连为一体，铁桥与黄河交织在一起，呈现出跨河大广场与白塔山公园、近水广场相呼应，大大扩展了游人的活动范围。在这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区域内，逐渐形成了兰州黄河风情线的核心景区。每到旅游旺季，这里常常游人如织、人山人海，“百年网红桥”的知名度也由此节节攀升。

随着“网红效应”的不断扩大，兰州黄河铁桥的历史又重新为人所熟知。黄河铁桥位于兰州市白塔山下的滨河路中段，由美国桥梁公司设计，德国泰来洋行承建，中国工匠施工。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兰州道彭英甲的提议和甘肃总督升允的支持下，清政府拨付国库白银30.6万余两，折合人民币约8000多万元，用于修建桥梁。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5月9日，兰州黄河铁桥工程正式开工，开启了兰州桥梁历史的新篇章。清宣统元年(1909年)8月19日，兰州黄河铁桥竣工通行。1908年修桥时，曾有一个有趣的插曲：甘肃省庄浪县举人牛献珠致函兰州道彭英甲，列举了修建兰州黄河铁桥在发生战

争时的六大弊端，请求停修兰州黄河铁桥。彭英甲对牛献珠的观点一一予以回击，认为建桥正当时宜，刻不容缓。彭英甲一定没有想到的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民国政府为纪念致力于推翻满清政府的孙中山先生将这座黄河大桥命名为“中山桥”。

兰州黄河铁桥长233.5米，总宽8.36米，桥身四墩五孔，每孔跨度45.9米。上部结构为梯形穿式钢桁架，每一跨都是超静定结构组成桁架体系，由竖向钢架划分成五个长方形。

兰州黄河铁桥是中国近代史上整个西北地区第一座引进外国技术建造的桥梁，这一特殊的建设背景及建设年代，使兰州黄河铁桥成为研究近代历史的钥匙，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兰州黄河铁桥作为一个交通结构工程，体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洋务运动时期建筑艺术发展史的风格、流派、特征。同时，建造桥梁所需物资的运输过程也创造了近代运输史上的奇迹。

这些年我常去铁桥周边赏景，印象深刻的便是这里火爆的人气。从岸边到桥上，直至白塔山顶，常常人流涌动，人在桥上，桥在人中，站在远处眺望，仿佛佛人桥一同在水上行走。我常

想，这么多人挤来挤去乐此不疲，图什么呢？观察发现，人们选择到这里游玩，是一种精神使然。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一概念刻在每个中华儿女的骨髓里，亲临一睹母亲河的真容，是许多人的心愿。他们怀着对母亲河



“黄河第一桥”

的崇敬之情来此参观旅游，看黄河、看铁桥，以实现心中的梦想。

你看，外地游客风尘仆仆来到兰州，首选景点就是黄河铁桥风景区。他们看水、看桥，然后在“黄河第一桥”石碑前拍照留念，实现了到此一游的心愿。有些人匆匆赶来，伫立桥上，或驻足拍照，或凭栏远眺，感受黄河的壮阔与兰州的独特魅力，那满脸的惊奇与满足感分明在告诉人们，他们圆梦了！有的全家老小都来了，边看边聊，在欢声笑语中诉说着铁桥的变迁和黄河的故事，传递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游客们步履轻盈，脚踏着母亲河浇灌出的这片热土，怀揣着无尽遐想，尽情享受着其中的快乐。

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到，古代的兰州，由于没有桥梁连接黄河两岸，渡河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当地百姓尝试了各种方法，包括在春秋季节利用小船和羊皮筏子横渡，以及在冬季河面结冰时冒险步行穿越。明洪武五年(1372年)，宋国冯胜和卫国公邓德因军事需要，在黄河上修建了浮桥，但由于春季冰雪消融带来的自然环境变化，这座浮桥经常遭受破坏。洪武十八年，兰州卫指挥使杨廉在现今中山桥的所在地，巧妙地利用24只大船，横跨于黄河之上，建立了镇远桥。然而，由于浮桥的稳固性不足，每年黄河结冰时需拆卸，解冻后又需重建，这一传统持续了长达500余年。到了清光绪初年，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为了平定新疆之乱，他向朝廷提出修桥的请求，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洋人的高昂报价，这一计划最终只能搁浅……

据悉，近年来，政府对挖掘、收集和研发有关外籍人士参与建桥相关资料工作高度重视。甘肃省档案馆提供的珍贵英文书信往来资料及有关历史档案，佐证了美国桥梁公司和工程师参与兰州黄河铁桥的设计与建设。而且，相关研究人员已与参与建造黄河铁桥的美国工程师罗伯特·考特曼的后裔及参与桥梁建设的美国纽约桥梁

公司取得了联系，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系及史料收集工作。

黄河铁桥所处水域，水面宽广平坦，无暗流险滩，是绝佳的水上乐园。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宁静的河道骤然热闹起来，几十条快艇在河面竞相飞驰，划出一道道亮丽的曲线，激起层层浪花。飞驰撞击水面发出的咣咣声、呼呼的风声和飞溅的浪花，让游客沉浸在刺激与欢快之中。古老的羊皮筏子也深受游客喜爱，客人乘坐筏子在水上起伏漂浮，难免有被掀翻的恐惧感，便不顾浪花打湿衣服，双手紧握绳索不敢有丝毫松动。而水手却轻松摇着橹，吆喝着小调，讲着故事，让客人紧张的情绪立马轻松起来。这种传统的水上交通工具，承载着兰州的历史记忆，游客在冒险中寻求刺激的快乐，也感受着古人的智慧和胆识。平时停靠在河湾里的客轮，此刻也纷纷出动，满载游客畅游黄河。尤其是到了夜幕降临，华灯齐放，两岸美景尽收眼底。近水广场的音乐会，更为夜游黄河增添了别样光彩，客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旺盛的人气也带动了餐饮行业。以铁桥为中心，桥头南北新增了几十家食铺茶店、冷饮小吃。特色美食凉面、兰州酿皮、灰豆子、甜胚子、揪面片、三炮台等最受欢迎。年轻人喜爱的各种烧烤、羊肉串、麻辣烫、遍布各个台面，买了就吃，吃了就走，快捷方便，十分受欢迎。离铁桥不远的大众巷原本就是美食街，那里更是人头攒动，叫卖声此起彼伏，空气中飘散着美食的香味，操着各地口音的食客在谈笑声中品尝美食，欣赏黄河美景，感受着兰州独特的饮食文化和城市风情。靠近河沿搭建的十里棚棚更是客人爆满，人们听着黄河涛声，喝茶饮酒，打牌纳凉，兴致勃勃，十分惬意。多样的美食消费场景，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彰显出黄河铁桥旅游文化圈的兴趣。

兰州黄河铁桥及其周边景区，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壮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体验，成为游客们心驰神往的旅游胜地。无论是铁桥的厚重历史，还是白塔山的壮丽美景，抑或黄河上的快艇与羊皮筏子，都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兰州的魅力，正通过这座大桥，这条大河，传递给每一位到访者。

(作者单位：甘肃省人民检察院)

俯身向大地

杨占广

每逢高考前后，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一辆独轮车的样子。

独轮车，在苏北很多地方叫手推车、小车。那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车，那是父亲最亲密的伙伴，也是我的恩人。村里人一直都说，我能读书，读到重点大学毕业，是父亲用小车推出来的。因家庭成分没能读高中的父亲，在他17岁那年一气之下烧了所有的书，从此野兽般地生在土地、农事打交道中练就了一身力气。

父亲用小车推的是烂泥。他和很多村邻，每年要有大半年的时间去江南打工，那些地方水网密布，从1980年代至2000年代这20年里水产养殖业蓬勃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力挖河围堰，疏通沟渠。

这些虽然同样来自江苏却处于苏北最落后地区的打工者被称为“推烂泥的”。他们在农闲时节如蚁群一样出动，装扮也都类似。夏天，穿一双黄球鞋，把裤管卷过膝盖，衬衫敞开，脸色黧黑，手臂青筋如蚯蚓般暴起；冬天，裹一身脏兮兮的大衣，头戴可以随时垂下两只“耳朵”的帆布帽。

我没有见过父亲在南方推烂泥时的情景，但见过他们“扒河工”。所谓扒河工，也就是拓宽大河时的义务劳动。那一年冬天，我和五年级同学大伟轮换着骑一辆自行车，去了三十来里外的扒河工地。

我们刚想进入工地，就被制止了。我和大伟只好站在高坡上俯瞰，那工地被分成了一段一段，每个乡、每个村都有各自的标段。我们分别寻找自己的父亲，但那些“扒河工”远远看去几乎都是一样的，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的黑点在移动，像暴雨将至前的蚂蚁。他们用铁锹挖泥，见到小车，装满车后围好车斗，推行，加速攀爬至高处，抬起小车将泥土倾卸出来。

从凌晨到夜晚，从阳光到风雪，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快速重复这样机械的动作。他们在做这些的时候，无一例外都将身子俯向大地——用铁锹掀动泥土需要前倾，推着小车前行需要前倾，爬到高处更需要把身体弯到极限。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是给泥土鞠躬，向大地致意。尽管他们在极度疲惫时可能很透了铁锹下怎么挖也挖不完的烂泥，但他们无法选择，还是要一次次地鞠躬；烂泥啊烂泥，请您移动尊位。后来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劳动都是要俯身完成的，譬如割麦、插秧、点肥，没有一项劳动是可以趾高气扬地昂着头的，你必须虔诚而谦卑地面对大地，否则将一无所获。

我和大伟找啊找，总算找到了属于我们村子的那块河工地。奔到河谷对面的高坡，我们依然分不清哪个是父亲。眼看天黑了，大伟在高坡上冲着下方喊：“我大(爸爸)，我大。”下面的人都停了下来，疑惑地张望了两眼，不明所以，又开始默默地低头干活。

我说：“大伟，你喊你大的名字吧。”大伟迟疑了一下，又用双手围拢在嘴边，扯开了嗓子，直接喊父亲的名字。大概第一次这么直接喊父亲的名字，大伟开始的声音还有点小，之后越来越大声。终于有人应了，一个黑点朝我们的方向不停挥手，像是打招呼，也像是催促快快回去。

我也声嘶力竭地喊起了父亲的名字，另一个黑点也开始招起手来。我和大伟就拼命地挥手给予回应，眼目包裹在眼里，全然忘记了四来的冷风和将去的夕阳。

回来的路上。我和大伟默然很久。“推烂泥真不容易呢！”大伟说。

“嗯。”我应着。

大伟聪明而顽皮，成绩原本并不太好，被他父亲用小车狠狠揍过，但自这次之后，大伟一路顺利地读了初中、高中，上了大学。

扒河工是短期的，推烂泥是长期的，父亲除了夏忙、秋收时回来，其他时间都在和烂泥打着交道。我能想象父亲在南方推烂泥的样子，很累，很孤独，甚至很委屈，但他必须克服这些，把小车推得更坚决。在他的朴素认知里，唯有如此，才能让儿子们不需要再像他这样推烂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期许，推烂泥的父亲，从来没在我们面前喊过一声苦。

我很喜欢寒假。因为那个时候，也就是距离过年还有半个月的样子，推烂泥的父亲应该也快回来了。很多次，我看见他背着夕阳在小路上推着小车，向家的方向徐徐而来。我和母亲、弟弟、妹妹就站在家门口望着，望着父亲和他的小车一点点走近，走进家门。

父亲将小车放置于廊下，把车斗小心地折叠收起，那被汗水浸泡得色泽泛黄手感滑润的车把，被父亲用沾了豆油的毛巾擦拭了几遍。做完这些，父亲坐在门前抽了几根烟，长长地出了几口气，把兜里的几叠钞票塞进了母亲的围裙里。

父亲和他的小车，就像凯旋的将军与战马，结束了这一年的使命，可以在年关的任何一夜夜里重新如雷了。而我，距离大学的校门又近了一步。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我的乡愁故事

昌潍平原九曲河

齐民

在广袤无垠的昌潍平原腹地，九曲河如同一条灵动的丝带，蜿蜒20余里，悄无声息地诉说着大地的故事。它的源头隐匿于孙家埠顶那深邃的沟壑之间，每当雨季来临，山涧细流便如同大地的毛细血管中奔涌的血液，丝丝缕缕汇聚成溪。起初，那水流不过是石缝间渗出的点点水珠，在青苔覆盖的岩石上轻轻滑落，叮咚作响。随着越来越多的溪流加入，它们相互交织、碰撞，逐渐勾勒出河道的雏形，在大地上绘出一幅流动画卷。

2018年初秋，我的小学老师、《颜家庄志》主笔黄官龙怀着满腔热忱，深入考察九曲河的脉络。他发现，这条神秘的河流先向南潜行，穿梭于田野。途经双埠子村时，岁月的痕迹在这片土地上清晰可见。尽管时光流转，曾经的河道如今已被茂密的芦苇所覆盖，但拨开层层芦苇，仍能寻到古河蜿蜒的印记。接着，它折向西，绕过日戈庄村由东向北奔涌而去。在上游，浅滩处曾经支流密布，如同大地的脉络，纵横交错。虽然如今大部分支流已被开垦为肥沃的良田，但那些低洼之处，依然保留着“水往低处流”的倔强本性，每逢降雨，积水便会顺着地势流淌，重现昔日溪流潺潺的景象。而下游河道深阔沉缓，如同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默默见证着岁月的变迁。然而，令人惋惜的是，部分河道被垃圾填满，颓败的芦苇在风中摇曳，在无声地诉说着往昔的荣光与今日的落寞。

我的家乡颜家庄依河而建，独特的地势东高西低，赋予了村庄别样的韵味。九曲河自东而来，至村东头突然向西转折，恰似一双温柔的臂弯，将整个村落紧紧环抱，给予它无尽的呵护与滋养。有趣的是，当年村民并不称其为“河”，而是亲昵地唤作“沟”。村东是“东沟”，那是孩子们嬉戏玩耍的乐园；穿村而过的叫“南沟”，承载着村民们的生活点滴；村西则为“西沟”，见证着四季的更迭。村东“东沟”南岸的地块称“东沟南崖”，北岸的地块称“东沟北崖”。这一声声“沟”的称呼，饱含着百姓对它的亲近与依赖，仿佛将这条河当作自家院落的延伸，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门前人家最得河之便利，河南岸的住户推开后门便是河岸，悠悠河水仿佛触手可及；河北岸则是村里人口中的前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当年曾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青岛的中山路”。

我家祖宅在后街。小时候，每次想



辽阔大地

周文静摄影

去九曲河玩水，都要穿过胡同。那时胡同的两侧，是低矮的房屋和爬满牵牛花的篱笆，花香与泥土的气息交织在一起。穿过胡同，便能扑进河水清凉的怀抱。那一刻，所有的炎热与疲惫都被河水冲刷得一干二净。

从村后墨松山顶的高处俯瞰，整个颜家庄村被郁郁葱葱的树木笼罩，恰似一片绿色的海洋。柳枝轻拂水面，在河面上划出圈圈涟漪；槐荫遮蔽大地，洒下一片阴凉。只隐约可见青瓦屋顶在树隙间若隐若现，好一幅“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绝美田园画卷，充满宁静与祥和。

回溯往昔，九曲河曾是纯粹的源泉性河流，地下涌出的泉水为它注入永恒活力，无论寒暑交替，河道里始终奔涌着不息的水流。每当暴雨倾盆，平日里温柔的河水便化作奔腾的巨龙，浑浊的浪涛裹挟着枯枝败叶，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而下，震耳欲聋的轰鸣响彻村庄。神奇的是，这般的汹涌的河水却从未成为村民的灾祸。两岸由石头精心砌筑的沟崖，如同忠诚的卫士，历经岁月打磨依然坚不可摧；自东向西三四米的天然落差，让河水得以畅快奔涌，将洪水隐患化作一路欢歌。那时的河道深达3米有余，河面宽约6米，清澈的河就像一条碧玉腰带，巧妙地穿村而过，向西流经坡立村前，久远埠村，再经前埠村前方汇入潍河，最终浩浩荡荡奔赴渤海。

春日的九曲河充满灵动之美，宛如一位刚刚苏醒的少女，焕发着勃勃

生机。当冰消雪融，河水便开始潺潺流淌，那声音清脆悦耳，美妙动听。岸边的柳树率先抽出鹅黄的嫩芽，细长的柳枝垂入水中，如同少女的秀发，轻轻搅碎一池天光。“走啊，咱们去沟边洗衣裳……”村里的妇女们相互招呼着，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她们拎着篮子来到河边，将衣物浸入水中，然后用棒槌有节奏地敲打。棒槌敲打衣物的声响与流水声相互应和，宛如一首和谐的交响曲，惊起几只蛰伏的青蛙，“扑通”一声跳入水中，溅起朵朵水花。男人们则扛着锄头，在河岸松软的土地上翻整菜园。他们弯着腰，一锄一锄地翻着土，汗水顺着脸颊滑落。河水漫过田垄，浸润着刚埋下的菜种，期待着它们茁壮成长。

夏天，九曲河是孩子们的天堂，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息。东沟井子是最热闹的地方，那是河中央天然形成的深水区，水面映着蓝天白云，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水下鱼群穿梭嬉游，五颜六色的鱼儿在水中嬉戏，美丽极了。“一、二、三、跳！”随着一声呼喊，我和小伙伴们纷纷跃入水中，用“狗刨式”奋力划水，在水面上划出层层涟漪，惊得虾蟹慌忙躲进石缝。岸边柳树下，长辈们摇着蒲扇，悠然自得地坐着，眼睛却紧紧盯着水面，瞅准时机，使用自制的渔网兜住冒头的鲫鱼。每当成功捕到一条鱼，他们脸上便会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傍晚时分，暑气未消，河面上飘来阵阵槐花香，沁人心脾。老人们提着马

扎，在桥上摆开“龙门阵”。“当年建大桥的时候，那场面可热闹了！”一位黄姓老人缓缓开口，眼神中透露出对往昔的怀念，声音低沉而有力，仿佛将大家带回了那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女人们坐在台阶上择菜，她们一边唠着家常，一边顺手将豆角丝抛进河里，引得小鱼争相抢食，水面上泛起一圈圈小小的涟漪。孩子们躺在草席上，仰望着满天繁星，数着天上的星星，听着远处渐次低弱的蝉鸣，在这宁静而美好的氛围中，进入甜美的梦乡。

秋天的九曲河多了一份厚重，周身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河岸的芦苇抽出白花，在风中簌簌作响，仿佛是在为秋天谱写一首赞歌。男子们卷起裤腿，下到水里打捞浸泡多日的麻秆。他们一边忙活，一边念叨：“这麻秆晒干了，能搓成结实的绳子，好 using 呢！”孩子们跟着大人下河，突然，一只螃蟹从石缝里爬出来。“快，抓住它！”孩子们欢呼着追赶，欢声笑语回荡在河面。

隆冬时节，河面上结了厚厚的冰，村民们还会将收获的棉花柴打成捆浸泡在河水里。“泡上几天，这棉花皮就好剥了，能拧干绳、筐绳，可实用了。”爷爷总是一边忙活一边跟我念叨。至今，爷爷守着煤炉子在炕前剥棉花皮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村里的桥是九曲河上的标点，从东寨桥到西寨桥，全村共有八座石桥，一座木桥，每座桥都刻着时光的印记。太平桥最具传奇色彩。据《颜家庄志》记载，1957年村东的太平桥落成时，桥西桥眉刻有“九曲河”字样，桥东桥眉刻有“太平桥”字样，字体均出自自我的那位远房老爷爷，有“村中书法家”之称。据黄官龙老师采访了解到，石桥工程竣工后，村里举行了隆重的踩桥仪式，供桌上摆满杏子、甜瓜，长辈黄福带领几名年轻人，从桥北走到桥南，嘴里念叨着：“新桥通达，人寿年丰！”预示着新桥建成，人车通行顺畅。

这些石桥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家家户户生活的舞台。九曲河在颜家庄的入村口、出村口分别有两座寨桥。之所以叫寨桥，是因为入村口、出村口分别有围子墙阻挡，架桥时其高度必须高于围子墙，故老一辈们架设的这两座寨桥比其他石桥高出许多。1948年，许世友将军曾在村中的石桥旁指挥打赢了村庄阻击战，为著名的潍县战役打响了第一枪。

夏日的石桥是天然的凉席，老人们铺上麦秸草席躺上乘凉。“老张，你

还记得咱年轻时在这河里摸鱼的事儿不？”“咋不记得，那时候鱼可多了！”老人们伴着桥下的流水声，东扯葫芦西扯瓢地聊着往事。秋日的石桥则成了晒粮场，玉米粒铺得满满当当，人们踩上去沙沙作响。据黄官龙老师援引当地知名文博专家赵仲泉的说法，九曲河下游在即将注入潍河的那段河道曾有一座三孔桥，那是盐大路上的重要节点。大行营村村长张佃华书写的“九曲河”镶嵌在桥眉，见证过南来北往的商队。“当年这桥上可热闹了，商队的吆喝声老远都能听见。”该村一位耄耋老人回忆说。

不知从何时起，九曲河的水流渐渐变缓。上游修了公路，截断了部分河道；下游的农田开垦，让河床日益狭窄。东沟井子如今成了池塘，再不见当年鱼戏虾逐的盛景；西沟早已断流，干涸的河床里长满了荒草，只有暴雨时节，才会短暂重现沟满壕平的旧模样。

时代的变迁给九曲河流域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在颜家庄前街，也就是东寨桥到西寨桥的这一段九曲河旧河道，随着旧村改造的推进，村民们在河道上纷纷建起了新房。曾经碧波荡漾的河水，如今被钢筋水泥覆盖，只留下狭窄的排水通道。每当雨季来临，河道排水不畅的问题便愈发凸显。试想，一旦遭遇50年、80年甚至百年不遇的降雨，上游汹涌而来的洪水将无处宣泄，原本畅通的河道被房屋占据，洪水很可能会倒灌进村庄，冲毁房屋，威胁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些新建在河道上的房屋，在洪水面前显得如此脆弱，仿佛是悬在村民头顶上的一把刀。

或许可以考虑让九曲河改道，在村后重新挖掘一条河道。这样一来，既能恢复九曲河的畅通，让河水重新拥有自由流淌的空间，也能有效避免洪水对村庄的侵害。让这条承载着无数人记忆与情感的“母亲河”，在新时代以新的姿态继续守护村庄，不再让村民们为洪水的威胁而担惊受怕，让九曲河的故事在新的河道上继续书写，让乡愁永远有处安放。

如今的九曲河，不再是灌溉农田的主力，却依然是游子心中的母亲。它从孙家埠顶发源，流经双埠子、日戈庄、杨家庄、颜家庄、坡立、久远埠等7村，最终在潍河入海口融入大海。而它的灵魂，永远留在颜家庄的街巷里、石桥下、村民的记忆中。

或许河流终会老去，但那些关于它的故事，就像河底的鹅卵石，历经岁月冲刷，反而愈发晶莹。每当夜幕降临，故乡的梦便顺着记忆的河道漫延开来——月光下，九曲河依然潺潺流淌，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流向永不干涸的远方。

(作者单位：山东省人民检察院)